

CHANGBAISHAN
WENHUA CONGSHU

长
白
山
文
化
丛
书

长
白
山

Changbaishan

Yulie
Wenhua

渔猎文化

曹保明 / 著

Caobaoming Zhu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shichubanshe



长白山

Changbaishan

Yulie
Wenhua

长
白
山
文
化
丛
书

渔猎文化

曹保明 / 著

Caobaoming Zhu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shi Chubanshe

本书由通化师范学院学术著作(教材)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一、渔猎的意义	(1)
二、长白山渔猎文化历史	(5)
三、渔猎行组织机构	(14)
(一) 捕鱼行组织机构	(14)
(二) 狩猎行组织机构	(24)
四、神奇的渔猎工具	(38)
(一) 捕鱼工具	(39)
(二) 狩猎工具	(49)
五、梁子捕鱼过程	(64)
(一) 修箔口	(65)
(二) 修旱戾	(66)
(三) 打箔厢	(66)
(四) 等 水	(67)
(五) 下箔厢	(67)
(六) 守 箔	(68)
(七) 补 箔	(69)
(八) 盖马口	(70)
(九) 开梁子	(70)
(十) 扫 冰	(71)
六、冰槽子捕鱼过程	(72)
七、狩猎过程	(75)
(一) 鹰猎兔	(75)
(二) 打红围	(76)

(三) 打干叉子期	(77)
(四) 叫仓子	(78)
(五) 熏獾子	(80)
(六) 打狍子	(80)
(七) 拣野鸡	(81)
八、捕鱼习俗和禁忌	(83)
九、狩猎习俗和禁忌	(93)
(一) 打树皮	(93)
(二) 打亏情	(97)
(三) 打规矩	(98)
(四) 打禁忌	(103)
十、狩猎行宗教信仰	(108)
(一) 山神爷之一——老虎	(108)
(二) 山神爷之二——熊	(118)
(三) 鹿 神	(122)
(四) 猎 神	(123)
十一、渔民的住宅	(126)
十二、渔民的饮食	(131)
(一) 乱 炖	(131)
(二) 粉条炖鱼	(133)
(三) 油炸冰溜子	(133)
(四) 粘豆包和荞麦卷子	(136)
(五) 冻豆腐炖鱼	(138)
(六) 拌生鱼	(139)
十三、渔民的穿戴	(140)
(一) 手闷子	(140)
(二) 老皮袄	(141)



(三) 牛皮绑水袜子	(142)
(四) 缠腰布子围脖巾	(142)
(五) 獐壳帽子	(144)
(六) 靰鞡头	(144)
十四、狩猎人的狗	(147)
(一) 寻 种	(147)
(二) 吃 药	(149)
(三) 开 驯	(150)
(四) 出 围	(152)
(五) 玩邪的	(155)
(六) 抓飞禽	(156)
(七) 拼 死	(157)
十五、渔猎生活故事	(160)
(一) 打鱼人的生活故事	(160)
(二) 狩猎人的生活故事	(175)
十六、渔猎行话隐语	(206)
(一) 捕鱼人行话隐语	(206)
(二) 狩猎人行话隐语	(212)
十七、渔猎歌谣	(216)
(一) 捕鱼歌谣	(216)
(二) 狩猎歌谣	(226)
十八、渔猎绝活	(234)
(一) 捕鱼绝活	(234)
(二) 狩猎绝活	(242)
十九、渔猎能手传略	(253)
(一) 捕鱼能手传略	(253)
(二) 狩猎能手传略	(259)



一 渔猎的意义

渔猎，就是人类从事捕鱼和狩猎。

人类在久远的生存历程中曾经有过人与动物相互依存、相互残杀的历史时期，人们在同大自然进行搏斗的岁月中创造了灿烂的渔猎文化，也使自己的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长白山区一带，历史上曾经有数不尽的飞禽走兽。这儿一望无垠的森林及草地，是各种珍禽异兽良好的生活领地，如丹顶鹤、海东青、天鹅、老雕、鹭鹭、鹌鹑、飞龙、野鸡等；还有紫貂、水獭、猓狍、狐狸、灰鼠子等各种细毛兽和著名的东北虎、黑熊、野猪、獾子、貉子、獐子、梅花鹿、马鹿、狍子、狼、豹子等等，真是应有尽有，于是关于渔猎的故事也十分丰富多彩。

大雪茫茫的北方，山林间奔走着勇敢的民族，千百年来，青山绿水孕育着多少故事和传说，就像天上的星星，就像地上的草木，真是说也说不完。

有这样一个传说，从前有个孩子，和他的爷爷住在长白山的深山老林里，靠打猎为生。老林里人烟稀少，经常有野兽出没。

一天，爷爷上山去打猎，孩子一个人在屋里烧火做饭，这时一只花斑大老虎“嗷哟，嗷哟”地走进来说：“我，饿得要死了。你，救我一命吧！”说着就向孩子扑来。

孩子没有喊，也没有叫，只是在心里想主意。我不能让老虎吃掉，剩下爷爷一个人在山里多孤单哪，我要活下来……

于是，孩子说：“虎大婶，我真想救你一命。不过我听人说过，你是山中大王，本领可大了。能不能和我比试比试，完了，我任可让你吃了。”

虎，也很精明。

它，捋着自己的胡须算了一会儿，说：“那得看你比什么！”

“比赛跑吧。”

孩子指着门外不长的一条小道。

“就这条毛道?”

“对，跑个来回。谁先回到屋里，谁就赢。”

虎一掂量说：“还行。”

于是，孩子喊了声：“预备——跑!”虎，已经蹿到毛道的另一头了。

孩子一看，老虎要往回返了，就不慌不忙地闪身进了屋里，拿起支棍儿，推上门，“咣当”一声，支了个登登紧。

老虎张着血盆大口，气喘吁吁地奔回门口，急得不得了。忙叫：“你赖了，你赖了！你输了就该让我吃，要不你把支棍儿放下来……”

孩子听了老虎的叫嚣，慢条斯理地说：“还是支会儿吧。”

虎说：“你放下支棍儿，我不吃你还不行吗?”

孩子说：“支会儿吧。”

老虎在门外苦苦哀求，变着花样求孩子开门，可孩子就是一句话：“支会儿吧……”

孩子怕老虎逃掉了，于是就从爷爷的烟筐箩里抓出一把烟末，卷成纸烟点上了。说：“虎啊，我犯烟瘾了，等抽完这袋烟，我放下支棍儿，咱俩再合计。”

“中啊。”虎答应了。一劲打喷嚏说，“这蛤蟆烟儿真辣呀……”虎以为对方还在呢，其实孩子把烟放在地上，早从后窗户跳出去找爷爷了。

不一会儿，爷爷回来了，老虎当时就挨了顿胖揍断了气，爷孙俩高高兴兴地吃了好几天虎肉。

从那以后，爷爷一提起这事，孩子就说：“爷爷别夸我了，这是‘支棍儿’的作用!”

“支棍儿——支会儿——”这个故事讲常了，这个词用多了，于是逐渐地就变成了“智慧”这个音了，于是就有了“智慧”二字了。

智慧啊智慧，你是怎么产生的呢?

原来你是人在同无情的大自然和凶狠的猛兽进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一则故事，讲述得多么轻松自如，可是它的深刻性在于道出了人类认识自然的历程中从无知到有知的重要的生存过程……

大约在二三百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气候寒冷的时代，整个欧、亚、美洲北部几乎到处覆盖着厚厚的冰川，人类的第四纪冰期出现了。在与严



寒的抗衡中，部分古猿类动物开始南迁。迁徙和生存是人类重要的过渡时期，他们边行走边与野兽搏斗，这使人学会了站立起来去生存。人类站立的渔猎阶段，促使他们去制造较为复杂的工具，而创造工具对人类大脑的发育和身体的成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原始人从四肢爬行到直立起来就确定了人的概念。直立人的化石最早是1890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发现的。直立人生活于距今大约20万年至200万年以前的时代，渔猎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人类通过渔猎以解决自己的衣食问题。这时人以渔猎维持生存，开始制造简单的渔猎工具，工具的发明和创造对人的大脑的开发和健全，对原始人的身体和行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渔猎得到的肉食改变了大脑的结构，不仅使大脑体积增大，而且使大脑的结构也变得复杂起来。

渔猎使人对山川、地理、动物、植物的气温、特点、特性等等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从而从根本上促进了人的进化。从行为上来说，人类的渔猎是依赖技术的（武器和肢解的工具），因为在渔猎和采集活动中，人与人需要交往，需要合作，于是有了分工和组合。

人有了分工和组合，在对食物和猎物的共享和分配之中，产生了长期和短期的计划，于是一种自身约束的重要文化产生了，多种营养和复杂的活动越来越促进大脑明显地增大，这样人类产生了语言。

语言来自于劳动，这种劳动主要是渔猎活动，这在诸多的渔猎资料中已得到了证实。从人们的渔猎中的互相联系、召唤对方、恐吓野兽，到人们通过野兽的叫声去分析野兽的声音符号，说明人类在产生语言之前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人们知道自己可以模仿动物的声音，并把动物吸引来或把动物恐吓走之后，人类掌握语言的本领已经产生了。

渔猎活动逼迫原始人迅速去创造语言、掌握语言和使用语言，带之而来的就是文字的产生。文字的前期是符号。在诸多原始人居住的洞穴中，除了一些头盖骨、肢骨和简单的渔猎工具之外，有许多刻在壁上和石上的符号，有些就是动物的画图，而这就是最原始的文字。当符号、色彩、音阶进一步深化出现时，人类的大脑发育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渔猎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于是更有效的渔猎活动相继产生了，那就是人类开始扩大自己的地理范围和生态范围，并逐渐地改变居住密度，人类进入了在全球的每一个部位渔猎生存的时期。

亚洲直立人的化石主要发现于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云南、陕



西、北京、安徽等处。

直立人最早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那时，荷兰的青年医生杜布哇受德国和英国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一心想寻找人类的远祖，当时的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地处热带，盛产猿类中的长臂猿和猩猩。杜布哇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出发来到这里，他曾经雇用五十个犯人，沿着爪哇的梭罗河岸寻找，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 1890 年于东爪哇的凯登布鲁伯斯发现了一块下颌骨，随后又有大的发现，于是他在 1894 年发表文章，认为直立人是现代人的祖先。

接下来是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的发现。直立人生存的时期，气候是较温暖的，也有温暖和寒冷的变迁和交替，北京猿人生活时期的周口店地区的气候，属间冰期气候，和今华北的气候没有多大差别。温带气候每年都有寒冷的冬天，因而在洞穴中居住和外出渔猎都要使用火，火的诞生又反过来帮助了渔猎，这就促使人类开始全面地较为完整地去认识自己和自然了……

人类最初的生存经历就是人类的渔猎经历，是人与残酷的大自然、与种种凶猛的野兽进行殊死搏斗的经历，人类最为灿烂的文化之一应该也必然是渔猎文化……



二 长白山渔猎文化历史

长白山的历史，就是北方民族的渔猎史，也是生活在这里的民族的一部生存史。

长白山文化，可以说是一部丰富的渔猎文化。

东北的长白山，有着悠久的捕鱼历程。

捕鱼，这是一种古老的行当。行当，又是职业。正因为这个行当古老，所以这其中的习俗和规矩十分的特殊。它和采摘瓜果，猎获动物一样，都是原始先民谋生的一种手段。

地处东北长白山区的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及流经东北平原的黑龙江、嫩江、乌苏里江因水利资源和地理位置的优越，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早在四万年前到七万年前，松花江畔就生活着进入旧石器时期晚期的远古人类，据榆树县周家油坊和安图县明月镇石门山“安图人”洞穴以及松原查干湖北岸青山头的原始遗存证明，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原始先民，已学会使用石片兽骨打制简易工具，来猎取动物及捕捉鱼虾。永吉县星星哨和扶余县长岗子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中，也发现有骨制鱼钩和网坠等遗物。这说明古代这里就有人用原始渔具从事捕捞活动。

据史料记载，吉林渔民曾经由图们江口出海捕鱼，盛时多达千余人，年作业四五个月，用刺网捕捞，人均产量可达20吨，用串连网捕捞可达25~30吨，捕捞海参每人每天可达15公斤。北方民族都是典型的渔猎民族，如赫哲族，从前被人称为“鱼皮鞑子”。赫哲人每年要给朝廷进贡鳊鱼鱼骨、鳊鱼筋等珍贵的特产。光绪年间俄国轮船航至黑龙江中常常向赫哲人购买大麻哈鱼。

春天，从大江跑冰排开始到“小满”，这时期为春季鱼汛期。这时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捕那些吃活食吃小鱼的杂鱼类，这类鱼在稳水涡子里呆了一冬天，它们往往随着开江的冰排震荡顺流而下，到没有

冰排的稳水涡子（卧子）里又停下来觅食。捕这个季节的鱼用网、钩都可以，而且鱼好吃，也能卖出价钱来。

五月端午节前后，水温开始回暖，各种专门吃活食的大鱼，都集中往江边游，在岸边的青草和苇棵里找小鱼吃。这时节，江边草丛里的蚊虫还没大量生起，打鱼人不受蚊虫叮咬侵害，夜里小凉风一吹，又凉快又舒服，这是打鱼的好季节。这样的日子，不停地捕捞。如果勤快一些的话，这个季节便可以把一年的“口粮”都弄回来。

北方民族，大都经过了渔猎生活阶段，他们备尝了这个行帮的苦辛。东北靠江河较近的职业渔民，一到汛期就结伙出船。自家没船的，就到网户达那里租船或租网。东北更多的渔民往往是农人，他们没船没网，有的没田地种，或者有田地遭了灾，他们便三十、五十，几十人凑到一起，搭个小窝棚，合伙打鱼赚钱。这些人盖的小窝棚就叫“网房子”。

“网房子”，一般盖得非常简陋，往往四面用柳条子“别”（插花）墙。有的叫“拉哈辫子”（就是把草把子滚上泥，码垛为墙，上面搪个盖，就成了。里边是南北大炕，一个大锅台。多的能住六七十人，少的也能住个四五十人）。

这些打鱼的往往凑在一起干上两三年。自己背自己的粮油，拿临时打上来的小鱼小虾当菜。一首打鱼歌谣中唱道：“有心想把江沿离，舍不得一碗干饭两口鱼”。打鱼卖的钱，大伙平分。网是谁的，可以多劈一份子，这叫“劈网份子”。

春天开江打开江鱼。开江鱼好吃，但罪难遭。北方有句俗话：“回笼觉，二房妻，开江的鱼儿，下蛋的鸡”。这是东北民间的“四大香”，可见捕开江鱼又冷又苦。春天，北风刺骨寒，打鱼的成天泡在水里。春天的江水都带冰茬子，常年在冰水里浸着，到了四十左右岁的年龄，就该瘫痪了。有一个靠江边的村子，男人都是瘫巴。这都是打鱼做下的病。

夏天的时候，在江上行船打鱼，无遮无挡，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身上—爆—层皮。打鱼的人哪年夏天都得脱层皮。身上一脱皮，汗水一浸，疼得扎心。在外跑船，常常遇上大风。一遇上风，船回不来，就得“跑风”。

“跑风”往往是躲在江湾子或山崖一带，忍饥挨饿等着风暴过去，有时大风大雨一刮就是几天几宿，打鱼人就得在外头等上几天。

打鱼人最盼的是秋天。

秋天，在打鱼人的一年当中是最好过的季节。这时候，鱼儿肥，天又



不太热。

所以北方的打鱼人常常这样说：

转眼到了秋，
打鱼的乐悠悠；
背网江上走，
草棵里下老钩。
鱼儿多又肥，
真是好时候。

秋天的鱼类开始鲜肥，是捕鱼的好季节，但要选好鱼种和方位。民间有“秋打插江鱼，冬打稳水鱼”之说。

冰天雪地的冬季，也是东北捕鱼的黄金季节。冬季捕捞方式多为打冰洞，叫打“冬网”，还有用“搅拉网子”或钩网拖拉的。

北方鱼行捕捞工具有叉、钩、网、船等几种。叉是用铁制作的扁平用具，三个叉尖，中间有四个倒须钩，两侧齿有三个倒须钩。叉把有长有短，把为木制，杆细滑。有的短把带条绳索做挽手。

叉鱼分白日黑夜两种。

在白天，有经验的叉鱼手选择有水草的甩湾子和深水流，根据水流和水里冒出的各种水泡来判断鱼的种类、大小、走向、深浅，然后突然飞叉，百发百中。

在黑夜，使叉则要两到三人。一人撑船，一人点火把，一人叉鱼。点火把的人蹲在木排上，以火把的亮光，把鱼引诱上来，另一个人看准即可叉鱼。

钩多是使用在夏天。

春秋气温偏低，东北的江河中鱼儿不咬钩。只有在夏天，气暖光足，鱼才愿意上钩。由于水域的不同，鱼种不同，使用的钩也要不同。

鱼钩的种类很多。白天有白天的钩，晚上有“夜钩”；大鱼有大钩，小鱼有小钩。东北常用的钩有：鲤鱼钩、蹶达钩、曲蟾钩、浪当钩、蹦花钩、毛毛钩、战凿子钩、甩钩、卧钩、鲢子钩等等。

鱼弦根据水的深度，杆的长度，确定长短。鱼弦上有“铅坠”。钩上有诱饵，民间称鱼食。

东北民间鱼食，多喜用蚂蚱、虫子、蠕蛇（蚯蚓）、蛤蟆等等做鱼饵。这几种鱼食是鱼儿最喜爱吃的东西。

东北江河中有一种大黑鱼，捕这种鱼要用“懒钩”。这种钩多用硬钢条制成，抗拉抗拖，下完懒钩一宿不起，第二天早上起钩，所以叫“懒钩”。懒钩的杆子要牢牢插在岸边的树根处，防止黑鱼把杆拉走。

黑鱼很凶猛，有的可以吃人吃牲口。

传说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口一带，有一个屯子里总丢牛犊子，也不知是什么野兽吃的。

一天，一个放牛的老汉夜间起来喂牛，发现老牛不是好声地叫，小牛犊不见了。他顶着脚印追到江边，发现一条大黑鱼咬住了牛头，使劲往江里拖。由于牛头上的犄角刺破了鱼鳃，黑鱼痛得想跑，被牛角插住跑不掉。牛犊子四腿扎地，鱼往江里拉它也拉不动，正在这时老汉赶来了，打死了黑鱼。一开鱼膛才看见，鱼肚子里有二十多对牛犄角和十多对耳环。这鱼吃了不少人和牲畜。这类传说在东北民间蕴藏量十分丰富。

用网捕鱼是这个行当的最古老也最鲜明的文化特色。据考古学家考证，在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中，有许多的网纹图形，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石网坠二百多件，证明人类在那个时代就有了用石坠网的历史，并且用来捕鱼了。

当时织网的材料比较原始，用的是黄芹、螫麻草的皮制成的麻结成的网。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织网的材料已改成线麻、棉线，用动物血煮泡，或用尼龙线或胶丝线，十分耐用。

打鱼要用船，北方船只的制造有悠久的历史。松花江上游的吉林市，古称船厂，这儿是生产大船的地方。清朝的各个水陆驿站所用的船只，都要到“船厂”去领换。而旧船领换新船，要求驿丁把旧船烧掉，背着烧完后剩下的船钉去领。那船钉是有分量的，少一两朝廷就认为是失职，不但给新船，还要受到处罚。东北渔猎和交通中使用的最早的船只是独木舟。从前，北方的赫哲人用一整根杨木凿成一丈多长，那翘头的独木舟，名为“杨木雕”船，赫哲语为“敖拉沁”，舟只能乘一个人。后来又出现了“桦皮快马”船。

这种船叫“乌末日沉”，是把整张的桦树皮成筒扒下，固定在事先串好的桦皮船“骨架”上，船便成了。这种船的船体非常轻，一个人可以扛着走来走去。另外这种船可以在水少的江岔子、河湾子一带通过，不用绕弯走很远的路。但这种桦皮船最多能载二三人，不能运载重物，但又鱼时是最得力的船只。18世纪末期，赫哲族中又出现了“吉拉”，这是一种载



重桦皮船，船体大，是用松木帮的“骨架”，划行时速度快，体轻，摩擦水面声音小，叉鱼时，等鱼发现又已飞出。但远航时，得十多个人划桨。

到了民国初年，北方又出现了一种叫“三页板”的船，又称“舢板”，赫哲语为“滕木特克”。这种船大梁中间有桅杆眼，可以竖杆、拉风帆、挂篷用。这种船是下鲤鱼钩，打大网，载运货物的最好的船只。后来，从松花江上游的汉族渔民中传来一种“划鞋”，两头有尖翘起，似鞋形，外壳涂油漆，船身長二丈三尺，在船中间的“船迷子”（船面中间）上，覆盖“跨子”（船盖），这样既可挡雨，又免得江水灌进舱中，有的用白布做“二篷”，代替“跨子”。如雨天或夜晚回不了家，可以供两个人在里边歇宿，把“二篷”盖在上边或撑起来，以御防风雨严寒。

这种船前边的第一隔为“鱼舱”，专门堆放捕来的鱼产品；第二隔为桅舱；第三隔为大舱（就是睡觉的舱）；第四隔为火舱（饭舱、烧水等处）；第五隔为脚舱（是划棹板的人站立之处）划前桨的人视风的情况来选择立脚点；后边划双棹板的人，可使船前进，又可掌握方向。双方配合十分默契。这种船适合打网、下钩和远程运输。

造船又叫“排船”。渔民们造一般的船就自己动手，如果造大型的复杂一些的老船，就要请“船匠”来。这些人都是出名的木匠，木工活十分利索，讲好什么日子交船，一点也不会耽误的。但造船的人家要备上酒茶，对“船匠”以礼相待，有时甚至不用给船匠分文，只是要记着人家的恩情，年节去看看或捕鱼归来，别忘了送上些鲜鱼之类就行。

从“白露”开始的一个多月时间是北方秋季鱼汛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开始捕获大麻哈鱼和鲟、鲤鱼及其他各种鲜美的杂鱼类。这时节上网最多的是鲤鱼和大麻哈鱼（鲑）鱼。

明末清初，朝廷将北方的大片土地划为宗祖发祥地后渔猎之地便加以保护起来了，这其实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朝廷手段来对自然加以保护的法律和手段，许多地方是“皇家”围场，东北的许多地方被定为“鲤鱼圈”，至今还有此名。而“鲤鱼”其实应叫“皇鱼”，是指除真正的“鲤鱼”之外的各种鱼都养在里边，以备冬季赶车往北京送贡。朝廷还在吉林的“尼什哈”（今吉林市龙潭山以北）设打牲乌拉衙门，专事捕鱼和狩猎，这就揭开了北方民族渔猎的重要历程。

从北京西直门出发东北行 1345 公里，经 43 个驿站，就来到了位于今吉林省永吉县的乌拉街镇。这里是北纬 42°18'，东经 131°18'，即从前的打

牲乌拉衙门总管所在地。“打牲”满语，即采捕和狩猎之意；“乌拉”满语，即“沿江靠川”之谓。据《吉林通志》载：“国语吉林谓沿，乌拉谓江，其曰吉林从汉文而省也。”这里所说的“国语”是指满语。打牲乌拉衙门是清廷设在松花江边上的一处管理采捕、捕鱼、狩猎、贮存、送贡事的专职机构。吉林省名，就是来自于“吉林乌拉”。

在吉林的民间，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俗语，即“先有吉林市，后有吉林省”；“先有乌拉街，后有吉林市”。可见“乌拉街”历史的久远。

远古时起，世居吉林地方的部族向中原王朝进送贡品自周秦以来就形成了惯例。那时居住在不咸山（长白山）北的肃慎、挹娄族曾贡送“楛矢石弩”（一种箭杆和箭头，是战争的武器）。北魏时，勿吉族的贡品主要是马匹，甚至一年两贡，每次贡马多达500匹。唐时，靺鞨诸部的贡物主要有鲸鲙、鱼睛、貂鼠皮、白兔、猫皮以及马匹。到了宋辽时期，女真族贡辽的主要物品为马，岁贡马达万匹。到了明代，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皆“岁遣人入朝”，进贡的物品主要是马匹和方物。到了清代，满族作为统治民族，清皇室的祭品、用品多取之于自己的故乡吉林。祭品有春秋两季祭品，贡品有月贡、岁贡和万寿贡等项目。其贡物包括人参、东珠、貂皮、谷物、蔬果、兽肉、鲤鱼；其物件有箭杆、桦树皮、骨角、鹿尾、雕翎等等。所有物品真是应有尽有，而这些东西均要由吉林“打牲乌拉总管”筹办。

设在松花江边上的打牲乌拉衙门总管所在地是一处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的水陆枢纽。这里，松花江从上游尼什哈驿站（今龙潭山）转间北上，形成了宽宽的江湾。在此远望，极目百里，是屯兵贮物的极好处所。所以在很早以前，作为松花江支流的乌拉河畔就居住着海西女真的乌拉部族人。到了明万历年间，布占泰统治乌拉部，使这个地区逐渐强盛，并称雄吉林东部。

乌拉部的兴起，使朝廷进一步认识到这里经济和历史的重要。明代初年，朝廷为了加强对松花江下游、黑龙江口一带女真各部的统治，在南起吉林东部、北至外兴安岭这一广大区域内建立起奴儿干都司，派中官亦失哈等人前往治理。为在军事上、经济上支援这一地区，明朝曾派辽东都司都指挥使刘清三次带领大军路经今吉林市区远征奴儿干等地。宣德七年，刘清又兼任造船总兵官，在今吉林市南面的松花江上造船，用以运输军士、粮饷和各种援边物资。当时清政府曾指令，所有“颁示外夷缎匹等



物，悉于辽东官库寄库”，是指这儿执行朝廷命令，把一些赏赐给北方族民的物品贮放在今乌拉街，再装上由“船厂”（今吉林市）造的船，然后把这些物资经松花江、黑龙江运往海西、奴儿干、库页岛等地，赏赐给那里的酋长和土人。

明初，朝廷曾在黑龙江口特林地方建立永宁寺。永宁寺记载：“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即库页岛）诸民，示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食。”所有这些物资都是由北京经辽东源源运至而此。因此，吉林市古称“船厂”，在乌拉街之后，成为北方的重要的交通水陆枢纽，并同乌拉街一起，构成了与北京直接联系的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基地。到了清时期，朝廷为了防止沙俄的入侵，又在今吉林市设水师营，并为支援瑷珲城的镇守使和抗俄的重大战役——雅克萨战役而输送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和军兵。同时为运兵屯田，开发边陲，巩固边疆，阻止沙俄的侵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于是，清廷设在乌拉街的打牲乌拉衙门便成为朝廷的一处“特殊派出机构”，直接隶属于清廷内务府所辖。

设置在乌拉街的打牲乌拉衙门自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始建，一直到光绪年被裁撤为止，几乎延续了清朝的始终，并同江宁（南京）、苏州、杭州齐名而成为中国四大朝贡基地。康熙和乾隆皇帝曾两次东巡“乌拉”，可见对吉林乌拉的重视。在这里所设的打牲乌拉衙门总管官居“正三品”，远远超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祖父的江南织造五品“品位”。可是，从光绪末年至今，经过多年的战火和历史变革，乌拉街打牲乌拉衙门已不复存在。值得庆幸的，在光绪六年（1880年）时任第三十一任打牲乌拉衙门总管的赵云生所居人称“后府”的院落，却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吉林打牲乌拉衙门总管赵云生生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其父书腾阿道光年间任打牲乌拉衙门第二十三任总管。赵云生的长子乌音保（赵宝臣）任最后一任第三十四任总管是在宣统年间；赵云生的族侄禄权在咸丰年间任总管；赵家子孙叔侄先后有四位任打牲乌拉总管，虽然不是直接相承，但也可称为“总管世家”了。赵云生排行老十，字奇峰，生于乌拉街汪屯。他小时学习努力，后考取笔贴式，任职于乌拉总管衙门，由于精勤有为，多次晋升后被保举为总管。任总管后，采捕、狩猎、保存贡物、进京送贡，恪尽职守，多次晋见皇家贵臣。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以71岁高龄调任伯都讷（今松原市）任副都统，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